字溪集

四

字溪集卷八

宋 陽枋 撰

文淵閣寶

翰林院印

家忌圖序

枋先君子所製作家忌圖讀之流涕以詔某兄某時年甫[illegible]哀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罔極其中一旬去祿不親每食必泣知先君不以祔者祭而以不能者[illegible]者戚其作家忌圖蓋以識

終身之憂也自是以來圖日揭于影堂欲使子孫目在
而常存永言孝思之心耳先君既沒承志惟謹丙申罹
難某奉神主及圖置笥中而行哨騎迫踰險奔播而失
之日夕思念痛痒無及庚子叨第距先君之沒三十有
六年距先妣之沒十有六年祿不逮親悲感之懷亦猶
先君子昔日之心而家忌不能詳記則于追慕有歉又
何止每食必泣邪因嘆竊祿之無益辛亥棄官抵夔季
男篋中存得先考手記日録僅一編伏讀泣下其間載

始祖至祖考妣存歿始終事甚詳因纂而録之有不完者以所見聞及後來所忌補綴復為一圖列于譜繫之後永識弗忘而起子孫之孝敬焉寶祐元年八月五日孝孤孫某百拜識

送張都統序

將軍張公崛起河東為宋名將人品清高風猷凝遠觀其容癯然如不勝衣聽其言退然似不能言而中實有浩然不可屈者從而即之則智足以周鬼神出入之機

勇足以及雷霆赫奕之迅癸丑援蜀走巴梁之寇甲寅再來殲吉平之敵臨戰有吳司馬之安閒合戰有楊殿前之精勇既戰有馮大樹之恬嘿敵畏如虎民愛如父於古兵法何止暗合其得風后之機緘明尚父之韜畧悟黃石之編書者耶胷次萬古興亡時一見之詩章簡而畫深而遠其隱文章於兠鍪藏儒學於介胄者耶將軍早談釋老而晚悅孫吳者也非特知兵其知道矣若人大智慧耿耿籠中燈若人大解脫飄飄海上鷗若人

大福德滴滴空中雨此不足為將軍道夫盈天地間皆事業而天地不累乎事業盈天地間皆富有而天地不役乎富有故無為而無不為無有而無不有此將軍之所深解世人未必悟也合陽字溪陽枋始得見于夔再會于渝凱歸言别炳炳心期書以見意

送王使君序

南疇主人金華奇士也學自東萊官江淮餘三十年休聞洋溢屬時艱闕長江以北郡邑狼籍通州尤甚當世

知名之士方駭眡却顧公輙毅然出身任之機括迅發酬應流傳靡不切中當然之會士大夫降心屬目咸嘆公之材卓絶獨妙設施而不知公之所以主於中者一而已矣惟一故能定惟定故能應雖事物至前日轇日轕公惟主一以觀其會通而行所守羣疑焉不亂衆訾焉不變震蕩淩薄牴牾焉不懾堅忍以消之歲月以劘之逮夫搖撼者息而吾之事卓然有成吁公葢不動心之學也淳祐己酉綸音有黔府之除庸嘉前功黔在祖

宗盛時為節度府今不過酉陽一縣所謂通道牂牁置吏夜郎節制五郡羈縻五十餘城公固優為而皆無有焉惟惻惻憫悼側耕危穫之氓去其淫怠鋤其强梗滌珥筆之風興正信之教自始至終及更戍專主安靜一說由是前日之寒陬冷宇燠乎以春諄諄方言化為風謠特其善者幾耳非所以議公之一也飛岑嵽嶪於層霄湍溪諠豗於九地方寸一坦夷矣風黑而日色黃雲腥而雨氣濁八窓一玲瓏矣猿鳥啾嘈虎豹叫號大竅

一寠沉矣苦茶如飴草酒如餳蔬剛薇飯脫粟如味膏粱晝坐清風堂夜纆黄紬卧明月榻公之此中其如何天下無大業則已如有之豈小丈夫之所能爲哉大君端拱穆清風期到尺五天思尊問瓜納屨視蔭賦田園將蕪之歌知公不出此也祖軷霑醉相勉加餐臨觴捧袂愀然悽愴權德輿謂壯夫恥之愚不敢以寓鈐閣記

余大使祠堂記

粵昔功扶社稷澤被生民之士上則紀常圖形下則家
祠里祀皆所以褒崇大勲尊顯盛德瞻望儀容而不忍
一日少忘者也嘉熈丁酉蜀罹邊禍飄蕩淩忽幾絶坤
維制置尚書余公簡自宸衷來撫西土震耀皇靈宣布
德意務以撥亂反正安内禦外為己任於是爰方振旅
以起積懦轉戰逆擊以去積畏戢饕屏黷以洗積貪鋤
强剪凶以除積横安流定離以弭積驚登鴻用碩以變
積浮凡地險勢勝盡起而築之大獲大梁運山梁山鈞

魚峙莫踰之勢於前古渝凌雲神臂天生白帝隆不拔之基於後雪雉摩雲銀甍矗日軍得守而戰民安業而耕士有處而學免葵鷰麥春風動搖宮藻泮芹曉水芬馥無智名敵畏蜀而技窮無勇功國資蜀而勢重公之勲業萬全取勝不戰屈人非扶社稷而被生靈者乎環蜀六十州華藻繪之筆以侈公之德容者前擬仲華後比孔明不為少矣梁山甘侯佩誦知予為公建立生祠而與民瞻仰焉因記保蜀顛末以著公之盛心欲使觀

者觀不動聲色之儀形而得措天下於泰山之事業可謂善畫者也其泓潁鋪張瑣瑣萬分不至阿其所好若曰盡善盡美則有雲臺麟閣云公名玠字義夫蘄州蘄春人

紹興府麥秀三岐牛產二犢記

淳祐庚戌金華王公謹禮守黔之明年也公鎮靜廉勤視民如傷于是民和政平教化修明賦徭省而衣食豐刑法清而獄訟理民情恬熙風雨時若有嘉麥生於學

圃之東三岐者兩岐者同出一根前數月江之西曰平
地溪編民陳梓材家牛產二犢兩瑞合併考黔中記載
瑞麥未之前聞也夫靈芝朱草碧雞神爵雖無益於用
而間世一出則萬口稱贊形之歌詠蓋以造物靈異之
氣不偶然況五穀六畜係生民之本足國之資苟有瑞
焉豈翹蔓草木珍怪羽毛者比耶故同穎九穗青犢黃
犉書史備稱聖賢豈貪奇異而誇祥瑞哉亦以著天人
相與之真際而已黔地多崇山峻嶺視禹甸周原大異

其民火種刀耕九穀荒播而疎耘逮於日至之時秀而實者幸矣何瑞之有焉今來年連根並秀至再至三而二犢同乳奇偉實甚其亟以聞于州長而歸厥功公曰此非黔之祥乃閫帥挈還故地之嘉徵也麥以卜秪京之盈牛以兆田萊之闢天地助順委和發祥荄端倪於此矣某興感王公之至言欲鋪張揚厲盛美而材末之逮也姑記事實以備方志云

桃源洞三賢祠記

碧琳以飽黃冠哉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同宇肖貌當知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忍不敬君父袤棄國法而自壞福田乎魏公侍郎弭皇華之轡慨江山憔瘁條其弊以告於大丞相茂國賈公制置傅相大使呂公相與一心嚴戢之三大賢忠君愛國澤物仁民符合幽顯可謂以安社稷為悅矣道士徐某喜江山之改觀創祠繪像以著精忱屬某紀顛末某庸陋不敢當惟喜觀盛事不容嘿因謂之曰丹青輪奐容貌儼恪三大賢之像可

繪也禁止令行仁念充周使無地不桃源者三大賢之心續畫不能畫也然非像不能以見心得心始可以言像自今來游來歌爰居爰處目擊三大賢之像而心三大賢之心則桃宮與四鎮俱髙國勢有如泰山而三大賢茀祿葢無盡藏也又可以言既乎道士曰唯因以為記

蓮蕩先生墳亭記

淳祐辛亥季冬予休官黔南就養於夔州之舍蓮蕩先

生仲子之誠遣子自成以書來言曰王考平生好易凡古今易學靡不研究以為未足也聞建安朱文公深得義文周孔之奧萬里往考亭而師焉越三年盡得其說以歸予兄弟所事而知之者也今王考既得從祀於北巖伊川先生之祠而墓塋未有瞻仰之所夙夜震懼不遑寧處將築亭兆域之前歲時祭薦使族屬子孫永惟前人是孝是思予盍為我記之予不敢以固陋辭按周禮冢人職凡祭墓為尸夫墓有祭祭為尸古制也則亦

必有享獻之所此後世墓亭之所由倣矣然世俗墓祭與古同而結亭之意與古異軒楹可也而為之宮室臺榭以藻繪之壇壝固也而為之花木竹石以景色之謬者又琳宮紺宇像二氏而香火之使子孫至者無悽愴之心有盤樂之志駢尊列俎笑語娛適則是以祖先藏體魄衣冠之地為遊觀之所而歳時祭享徒然醉飽之為其與古人祭墓之意遠矣今誠甫興懷罔極營斯築以念厥紹衣是不徒子孫於此采馨擷芳逍遥遊燕也

是不欲子孫於此族談聚嬉飲食醉飽也風花高下潔觴而進必惨然思前人神遊無方而不可復見也宰樹蕭瑟奉羞而薦必泫然思前人音容永閟而不可復聞也昭明焄蒿庶幾來歆於感慕之間則徘徊顧瞻又不止見尊罍而思親之所嘗御顧桑梓而思親之所嘗息觀手澤而思親之所嘗覩而已也雖然此後人感慕之情耳先生禀剛健之資負葢世之志特立獨行起家力學求師取友聖經賢傳之外深明四書之旨歸洞究義

畫之蘊奧與吾鄉性善先生同為文公高弟蜀中名儒巨公聞下風者表表輩出先生之力居多而先生之易又足以嗣伊川之傳使其得與譙公達微尹公彥明同時則伊川必深與點惜乎道不施用於世至今學者猶知想象而興起則先生子孫可不於是焉而追慕歟思其剛健高明則學毋悠悠思其特立獨行則志毋混混思其繼程朱之學淑人心於千載則計毋淺近而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敬書以告誠甫其然吾說

重修夔州明倫堂記

淳祐十二年春蜀閫華明余公以李侯守夔始右文也夔自嘉熙徙治白帝率武臣鎮焉郡當衝要夙夜究懷守禦視學校為緩歲丙午帥環衛俞公興治創大成殿于卧龍山之陽奉祀僅庇風雨青衿絃誦亡所適依侯至慨然以興學育才為先時郡賦鑿空鏬漏補苴不暇或曰黼藻文事容可徐圖侯獨以俎豆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舉教化行則禍患於以潛消是年秋鼎而新

之劉峻為夷平險為安建講堂三楹廡廣如堂兩旁六齋東曰志道據德依仁西曰興詩立禮成樂齋各一楹左右廊凡六楹墁覆黝堊渠周於宮墻廪庾庖湢皆具率皆不苟再閱月考成不煩齊民不損經賦於是講肄有堂息游有所高明爽豁龍山聳而屏白帝俯而凭瀼水瞿唐左右逢原象湏羊石登秀几格巾山白鹽領衆碧以拱於前者不知其幾百里觀山而襟宇豁瞰水而涵泳深斯文窟宅毖於昔而開於今蓋有待也侯於是

備彝器以昭文物厚餼廩以復公養儲不足則給以秩粟遴擇精考廣延俊茂表德行以厲俗侯之志其可尚矣教授涪城楊萬合夔士屬予記某投閒養拙安足以發揚修泮盛事惟嘉侯之志得春秋善復古之義不敢以固陋辭竊聞帝王為治學校其大務也學校之設明倫其大端也欲明倫先明德講學有其序也天下之生久矣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有五天所序也仁義禮智性之德有四天之命也天倫天德聖王必建學

校以明之天人相因成也帝俗熙熙五教敷焉王民皡
皡庠序建焉不聽其所以天而盡其所以人使明者益
明而闇者復其所明講學之功可以一日無於天下哉
國朝學校徧天下漢以來所未有也其始蓋欲使天下
之人格物致知由仁義禮智之性以明夫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倫修諸身行諸家而措諸天下之事業
也文勝利汩士寖失其本真學校之所進退惟辭章工
拙是校而士之息焉游焉相與講明於是焉者亦惟呫

嗶編綴吐芳漱華以獵富貴至於人倫之本行而不著是豈皆士焉者之過哉上下之所講究一不由乎五常四德則人心日危道心日微物誘於前盪耳目而動心志七情失其所止雜出而應之理慾交戰正邪轇轕得失判於呼吸毫釐而逕庭霄壤矣士所以貴乎講學也講明乎論孟一貫盡心皆人倫之統會也講明乎中庸大學至善時中皆人倫之準的也明乎易而倫著於潔靜精微明乎書而倫妙於精一執中明乎三千三百之

禮則肌膚固筋骸束而倫安矣明乎國風雅頌之樂則性情正思無邪而倫正矣明乎春秋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王伯夷夏之大倫大分天冠地屨燦然於心目矣倫即理也散於百行萬善著於六經明於學校而根極於人心君子明此心以貫萬理治萬事而為天地萬物之主宰皆不出乎是倫之外講學豈可不是之先乎嗚呼倫之在人未嘗亡而學之於時有廢興夫視廢興為明晦衆鄙且笑矧茲堂音沉響絕而俟於人倫又身率

焉有以揭之孰不昭之有以道之孰不趍之爲士者於此詎肯自待菲薄哉將見升堂入室皆德行道藝之風而閭里田畝寖寖乎孝悌忠信之俗矣奚止大學彬彬而已邪此侯所以望於多士多士不負於侯作成之至心也不可不書侯名卓字和父臨邛人登紹定壬辰進士第季冬月吉巴川陽某記

跋

跋青城趙日休居士文

張橫渠少讀異書無所得返求聖人之道卒至臯比講易為世宗師譙達微早從業二氏無所見專意伊川之易後於洛中超然遺世為時尊敬二君子出處大畧相似而趨向各不同固未易較其優劣然皆資禀高明見道敏而用心剛中行獨復者也譙巖老一旦悟黃冠羽服之非猛勇學易通姤復之旨精進修煉周遊四方名公鉅卿悉加敬禮其生質蓋亦卓爾不羣者觀其詩文間不免二氏而大抵有志當世其達微之儔歟使加研

究精微會萬理於一貫不過喚醒閻耳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斯人宜在所録景定甲子莫春二十八日巴川陽某謹跋

趙使君汝廩刋易學啓蒙於涪屬予為跋

易有象有數與理氣而已矣聖賢著書立言發鑰是焉者也氣理妙於無迹體由象數而立象數顯而可見用該理氣而神精粗顯微何往而非道哉某年四十從性善先生遊得其家塾啓蒙善本心悅而日玩焉逾年少

有得性善令往從蓮蕩先生問易奥旨先生教人言近而遠約而肆於日用常行研究天理造化之精微某拳拳服膺有以見夫啓蒙之作首河圖以著道之全體次洛書次伏羲文王卦圖孔子易書而明之以康節諸儒之說以盡易之妙用然後詳著乎蓍法而以變卦終之夫全體立而妙用存焉妙用達而全體寓焉有能貫通乎是書之蘊以之曲成萬物焉可也範圍天地焉可也窮理盡性至於命焉可也豈徒曰啓蒙而已哉金沙趙

自謂七情俱滅矣更有何樂是釋氏終未能去得七情也義理不在事物上自是一理先天而存然舍事物亦無由討得此理便只是空曠無朕這如何說得耶佛家雖說寂滅為樂夫樂是有心性方有樂既寂滅何處討个樂來此一字欲無相而有相欲無色而有色欲寂滅而未曾寂滅也義理不在事物上便是要寂滅為樂到寂滅時必定更無所為樂也文雲山言義理不只在事物上見因語此

論顏淵喟然嘆章

窮識見而妙乎識見然後真見聖道之廣大竭智力而超乎智力然後真見聖德之精微此顏子所以地位夫子而求盡夫子者也言聖人之道者類曰廣大高遠此糊塗語也我未嘗盡其見而過為不可企及之言我未嘗盡其識而例發不容至到之論觀聖人如隔烟霧說聖人如在杳冥宅陸談海坐井觀天廣大果何有耶論聖人之德者類曰精微妙密此秘誕說也在我不真用其智而邈略聖人之冥乎天運在我不真竭其力而做

像聖人之窅爾神化高者流於虛曠隱者溺於怪奇求深得淺騖高得卑精微果安在邪唯顔子高堅前後見夫子真透徹而不糊塗矣博約立卓學夫子真至到而不虛誕矣仰云者非瞻仰昊天高高在上也日用常行之際景慕極而夫子之道常超然鑽云者非鑽金石而難為功也作止語嘿之間探索至而夫子之道常凝然若瞻之在前欲從之矣忽然在後則又過焉故鑽仰非不至而堅高不可企入則道無窮盡不容以識見求瞻

忽非不明而恍惚不可為象則道無方體不容以識見盡葢顏子之仰鑽瞻忽者人也而夫子之高堅前後者天也所以人者有限而所以天者無窮聖道廣大顏子可謂真見之然道無窮盡矣而循循善誘之中即無窮盡之梯道無方體矣而博文約禮之際即無方體之極欲罷不能勉勉循循而利用安身矣既竭吾才性盡天參而精義入神矣如有卓立窮神知化而盛德之至矣從之末由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循誘博約顏子可以

用其力而有所立卓則峻絶而力莫知其所施竭盡吾
才顔子可以勉其入而從之末由則妙𡨋而人莫知其
所至夫子一故神兩故化也顔子幾於神近於化者也
聖德之精微顔子可謂眞得之故問仁之目顔子所及
也而天下歸仁之說夫子則皷遺音於視聽言動之餘
為邦之問顔子所至也而鄭聲佞人之戒夫子則發餘
響於四代禮樂之後無伐善無施勞顔子所志也而老
安少懷夫子直與天地生物之心同一運量高堅前後

有所立卓顔子非苟言之實允蹈之哉宜乎三月不違簞瓢屢空而殆庶幾焉若夫在寢附驥心齋坐忘是未知顔子者也嗚呼論語四百八十三章言顔子者纔十有八自曾子吾友從事之外率多夫子稱道顔子之辭其顔子自言僅見於問仁問為邦子在言志與喟然而嘆數事而已而其見聖人之真學聖人之至尤莫切於喟嘆已下數語非若知聖人而使人無所捉摸學者生千百世之下幸而聞希聲齊韶可不拳拳服膺而力行

家之學云

損姪字說

伯父某命汝名曰炎巳字曰子益炎巳從汝仲兄之名乃汝兄奏薦之更名也子益從汝父舊命汝損之名乃欲汝知父命名之義也巳者金之所生炎者姓之所本金得火而成器欲汝就陶鎔而光顯祖宗故曰炎巳子益損而不已必益非欲爾損下而益上乃欲爾損己而益人汝宜體炎巳之名以光顯陽門戒滿招損持謙受

土蓋形器之本也伊耆氏修火之利范金合土而陶甄
之用出焉蕢桴土鼓可以逆寒暑導堙鬱塤竽罍盎汙
尊瓦甒可以薦神人格上下有孚盈缶尊酒簋貳用缶
易尤尊尚之淳風旣遠一古罍洗取重於天下無非以
其器質朴而用洪大雖崇鼎貫鼎大圭拱璧莫能以傲
也土爲坤爲地河圖洛書爲中位洪範爲皇極於以立
天地之心生民之道其妙用可以形器議哉惟其性水
而凝陶而形火而堅則其塊然隤然者亦將有待揚雄

氏之言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子能親善陶就良旊以坯以甄以埏以埴使無苦窳薜暴而後大鈞播物自形自色吾無工巧之迹子貢問君子子曰君子不器則器不足以囿君子而子貢不免為瑚璉在乎擴而充之耳夫天地形而下之器也願子變化氣質尊崇德性使與天地相似庶幾不負爾祖爾父期望之盛心而予之言有證子其勉之

存禮次子仲防字說

存禮仲子必狀乃祖先字以大防取堤堰之義今將冠父改字仲防屬某演其說予謂防非止大防外閑以防止水而已也閑邪存誠所以大吾身之防立綱陳紀所以大為民之防民與吾同一氣理則同一檢押修之一身所以達之天下五禮以防偽六樂以防情居仁由義防天理之違戒懼謹獨防人欲之縱競辰愛日防歲月之易過博學審問防義理之難明尊德親仁防君子之疎遠佞去邪防小人之狎此謹防之防由用力而得及

編類錢氏小兒方證說

錢仲陽治小兒病方不失一毫由其察色明辨證的切脉精深識小兒自生壯弱虛實以至觀五行之生尅察四時之逆順通陰陽之動靜悟寒暑之盛衰至於晨昏晝夜之氣乳哺寢興之節靡不洞究凡小兒關節脉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燦然在目故能察病論證對證用藥如指諸掌其所論載真小兒大造之書也嚴氏錄其治療訣法至詳悉矣惜其記載參錯未有詮次或同一

餐霞飲瀣薦芝茹苓壽矣而素隱行怪聖人弗為導引納息煉氣令真壽矣而小道可觀君子弗取君子所貴乎壽者禀天理而生由天理而行致夫一仁而已矣從叔府判制幹始生之月於卦為臨剛浸長而勝乎柔陽浸盛而消乎陰君子浸得位小人從而聽命焉其生色也睟於面盎於背暢於四支而發事業種學績文克光前烈而孝得矣遜削捐金順事其長而悌得矣陳力就列能致其身而忠得矣修身踐言事存正固而信得矣

不以無實之名貽燕謀訓子以義方矣不以風寒抵巇
而抱關擊柝輿梁徒杠蹇蹇匪躬席民於康莊矣皆剛
陽浸長之推也引而伸之則采色過目而聚沫矣聲音
入耳而寒蛩矣味和適口而糟粕矣所以厚吾之生者
不以喜於心思而庸玉女於成者不存於念慮矣充而
為咸臨為至臨為厚臨功施社稷澤被生民垂天地而
揭日月銘彝鼎而被絃歌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天地間
真福壽而從叔之所樂得者也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

無窮容保民無疆敬為從叔誦之

策問 紹慶府學

問祀明堂所以教孝其嚴父配天之謂歟夫子之論孝也必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橫渠張氏亦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明堂其合於此歟周人設明堂位以祀文王於繼述何所有漢人得明堂圖而奉高帝於繼述何所取證歟於赫有宋惟天其子之我將我享繼序其皇之洪惟主上載申景鑠有事明堂舉

皇祐饗親紊紹興配坐之規縟典絢儀軼周跨漢猗歟
休哉茲足以領天下國家矣願與諸君輒考禮經而詳
說之地居國陽位臨丙巳或曰世室或曰重屋或曰明
堂此名位爾於繼述有得乎否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四旁兩牕九階五室七十二牖三十六户此制度爾於
繼述有合乎否也於乾元殿於大慶殿有以異乎曰通
天宮曰萬象宮何所取乎耕耤以供粢盛卜牲以備鼎
俎親蠶以供衣服以此教孝可謂繼志乎水陸葅醢以

薦之濟蹌雍肅以臨之盡敬盡慤以承之以此教孝可謂述事乎橫渠謂窮神知化似又未容以威儀禮節求也皇上立武整師而執淮瀆之醜孝德修乎軍旅矣何金革猶袵於北側身修行而消雲漢之災孝德發乎朝廷矣何相火復仍於西轉危運以無虞而白囊尚馳於雲南迓康年以兆慶而紅腐未聞於露積果何歟五流宅而民協中三宥赦而刑不忒所以宣昭祖宗不殺之至仁不可謂不善繼矣然象刑設而常犯隆孝德而崇

乎州巷放乎蒐狩罝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横四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將何道而可若曰作三事之俊不二心之臣文武憲邦循良稱職足以臻此膚泛語耳幸毋贅

又 淳祐乙巳大寧監

問濟險難之深者未容以安靜圖拯柔弱之極者不可以尋常應任令日治國之法守株是乎投機是乎嘗稽之易而有疑蹇難也坎陷也均之為險矣何聖人既以

見險能止謇蹇之知而復以心亨行有尚論坎之功豈險難之深又當出險以平險歟夫小過過也大過過也均之為過矣何聖人以不可大事為小過之戒而復以利有攸往為大過之亨豈柔弱之勢又當至剛以濟物歟奚止於是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軍之良法也胡為先人奪人晉復以是敗秦歟致人而不致於人軍之善政也胡為寧我薄人楚復以是駕晉歟成安不塞井陘之險而屻於背水之軍不可與語行有尚者何減竈去魏

又足以收蹶上將之功歟馬服急進閼與之兵已決爭山之勝似知所以戒棟橈者何追至秦壁反所以殆長平之師歟其形勢利害有不同歟其人才智略有不侔歟時異勢殊臨機應變不可膠於一歟皆克敵取勝者所當講明也請以我國朝渡江之勝勢言之韓公世忠之備楚泗也達賫縱鐵騎以長驅朝廷有詔班師若可退保矣公獨奮兵逆擊以破其軍何趨利猛鷙而成功歟劉公錡之往順昌也烏珠以鐵浮圖爭利城守未集

若難支持矣公獨力守拒戰以蹙其衆何倉皇無備而決勝歟吳公之保蜀也饒風散關敵騎翕忽若難應援矣公獨謂必不可越我而過以挫其銳何執一果而得志歟最後金亮百萬臨江中外駭震敵已深窺堂奥矣虞公允文坐據采石敵遂授首何白面書生死中求活而立大勲歟自其兵民財觀之諸將所部多不過數萬衆寡豈相當歟茶鹽酒法一切舉行租賦豈常繼歟數公亨習坎之心隆大過之棟忠義慷慨奮不顧身而天

人祐助歟何豐功茂績如是偉矚也蒙古知略頗類金
人而殘忍暴殄又復過之蹂踐三川零丁十稔兵非紹
興之兵矣民非紹興之民矣財力形勢又非紹興以來
比矣敵心無厭日肆憑陵必欲效大儀之進擊則衆寡
有不敵之憂必欲效順昌之控扼則邊地風寒所備者
衆必欲效和尚原采石渡之堅守則三關已徹內之長
江又孰可為依據之地歟幸而總戎元老克壯其猷建
旆桴鼓天地震動蓋欲扼其吭而奪之然士沮久矣不

知亦有分番迭射衝敵陣以擒鶻眼者乎財竭甚矣不知亦有儲三百萬以待軍興者乎民散久矣不知亦有魚鳧千里可備供億者乎無乃活危證者不必備百藥之味投機會者不必計衆事之集乎昔苻堅以百萬之衆褫魄於八公山之草木蜀自夔以西金城盪日雲雉擎天所以震懼敵膽者又非風聲之假借庸可恃乎牢之步陣嚴整直挫大敵氣吞之爾元戎十乘有進無退破敵大計胷中區處已定元冲私憂過計可容已乎諸

君抱負經濟幸詳訂古人用兵進退之成筭國朝渡江戰守之要道以決今日進屯之大計一破有司之惑

又

淳祐己酉試宗室

問神明之胄國家所恃以維藩維翰也藩者國之屏翰者國之幹以文治歟以武功歟其城郭封畿以為固道德藩籬以為衛歟無事則隱然敵國有事則恢拓疆宇始稱其任歟帝胄之教曰温曰直曰寛栗曰剛簡其文武兼全之義歟周家大封同姓以藩屏王室姬公内則

為善殆類關雎麟趾之應於藩翰其有合乎淮南小山
入湘纍之閫劉向大傳推天人之應至若朱虛劉賈之
注措僅寥寥之星辰於藩翰亦有同乎李賀騰聲於高
軒李白馳譽於大鵬鯁亮宏遠僅稱勉石藩王室者誰
歟五色一賦詞華彪蔚日影八磚譽聞蕭爽其功畧著
聞者孝恭道宗而已徹疆土者誰歟葛藟所以庇根本
也漢宗室類多增輝王度豈詩書自有安强之勢歟藩
屏所以護堂奥也唐宗室工於黼黻河漢豈詞章中存

翊衛之功歟季世璿源事不如古或謂今昔異時文武殊致各有任其責者誠然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社稷宗廟之寄要當重在此而不在彼也恭惟國朝教養宗英注意屬籍所以為深根固本計者至矣盡矣秉鈞之任遠娩宗周而建大勲闢國勢者猶仰周召而慨慕焉廷魁之彦高掩漢唐而為世豪英為宗室標的者每於景元子孫河間江夏而遐想焉豈削平戡定所以護根本而寧靜無為亦所以充實其氣脈歟夫文章當效

常武之什而勿徒光鋏之萬丈功業當如江漢之詠而勿但神遊於八表儲情月露屬意蜂蝶策勲於春草萋萋等句所謂整簪裳而援溺鏘珩瑀而救鬬非今日國家所望於宗英也令江漢之波未澄則宗子維城方宵旰於名虎之來鋪淮楚之氛尚惡則大宗維翰正側席於晉文之夙駕子玉請戰誰為橫擊之公族東郊不開誰為惟征之伯禽河漢瀏天一之清必有滴大空而洗甲兵者諸君考古驗令各言其志以副有司之精擇

於地力不出於己歟城郛溝池不若外戶之不閉歟道不過三代也夫子且以小康目之宣之庶定下盛世何翅倍蓰戰國閒暇企周宣又遼絶矣槩以小康言之得歟無已則有一說極治者當儆戒甫治者當奮勉未治者當兢畏同一旨義歟由閒暇而庶定庶定而小康小康而大同均一會歸歟理亂推移世道翻轉三代而下天下幾小康矣漢元承中興餘烈小康之時也仁柔一說牢不可破而宣之業衰成帝遭世承平小康之幾也

湛樂一意流蕩忘返而元之業壞典午渡江小康亦先
啟矣興復之念竟消靡於清談開元致平小康亦爰集
矣太和景象終淪胥於燕樂肅葉再造憲代復振無非天
錫可為之時而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怠伊憂晚節終
成淩俶小康一說誤人天下國家如此歟是必有其故
也皇上寤寐太平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荷天之休年穀
粗登敵氣斂遁邊患少息非天假吾皇致治之歲月乎
兢兢業業堯舜用心矣夙宵祇懼文王用心矣仰幾康

之歌慕無逸之戒成王用心矣上參唐虞下監漢唐決
不與漢元成唐肅憲等伍真吾夫子之所謂小康矣其
然歟猶有憂焉内治所以扶陽氣也聯班競進之不免
銓曹審重之未聞學校罕文行之兼内郡乏經界之正
能治國家得無欠缺歟外治所以滌陰邪也分閫之委
寄方隆而怔忡於膚愬乘障之布置盜寇而牽掣於力
分給餉病尺籍之虛間諜闇事情之實綢繆牖戶得無
罅漏歟識治者曰無難而畏無虞而戒此聖君賢相事也

治安流涕之書不出於謹厚之公卿而出於言事之年少可為不為之論不發於請身之將相而發於文藝之書生靁鼓淵喑寒蟲啾嘈可勝歎哉我國朝李文靖公之在中書也每朝謁必以四方水旱災變奏聞且曰人主不可不知憂懼至哉斯言民至於今誦之然則憂治世危明主諉之於上之人可歟諸君深識時務願聞至論以覘國用之學

又

問天人之際甚可畏也變動以象著吉凶以類彰影響
形聲可以異觀哉古之聰明睿智不以天視天而以人
視天主宰吾心性氣運吾血脉日月吾明照雷霆吾號
令雨露恩意霜雪刑罰躔象昭布皆百骸而四體也水
曰儆予堯不以身外視天也旱曰自責湯不以身外求
天也義和歴象日月星辰必曰欽昊天保章氏志日月
星辰之變動必曰救豈蒼蒼之渝怒不關於戲豫馳驅
乎自日食十有二無傷於文景之富厚而或者議其天

井而燕秦相滅若關中國之燕閒然客星守㧞搖蠻夷
當有亂而勞師宛馬反開虛耗之端五星出東方中國
當大利而違詔留屯即收降羌之效又何耶乃者孟秋
月朔辰弗集房主上徹樂減膳降詔自責固湯之用心
而不諉之氣數適然矣盍推明古今日星應驗之異同
人君應天弭變之得失内安外禦禍福影響之機緘以
信江左天命之未改若曰誕敷文德所以格苗采薇遣
戍所以治外車攻修政所以攘夷此常談也有司亦厭

山燦花鐵樓掛月其他異狀殊態而鳳凰繡屏則拔乎其萃者也朝陽晝繡可前聞乎就其深者言之芙蓉瀏清昌溪逗碧其他瀨玉飛瓊而龍洞鹿泉又出乎其類者也瀚霧食苹可屢數乎登賢有堂矣名渙汗青獨一尉氏令鳳山繡屏之英止於是乎鄉賢有記矣從祀侯類僅姚許二公鹿泉龍洞之靈如斯已乎以言乎德行孝感有庵孝泉有名孝義有傳亦既修矣以言乎教化則白鹿有規鄉飲有制寶源有塾亦云至矣何雲棲霧

翔覽輝而未下韜華尚絅當晝而不行乎何卷膏澤而蜿蜿泥蟠藴德音而濯濯食野乎虹梁芝華亦既炳煥月犁夜光亦既的皪物且然矣人胡不然乎黄楊紫栢之休息何如梧桐之雝喈雲巖月窟之游憩何如天衢之升躍錦雞白雉之好玩何如衮繡之衣被巖泉澗水之宫商又未必吹笙鼓簧之可樂也埋光鏟彩必有其故常讀趙公司直寶源書堂記謂此邦俊秀之士汨没米鹽未聞有傑然特立自拔於流俗者不覺喟然三嘆

諸君盍磨光刮垢為江山一洗之

又

問孟軻氏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曰待曰乘旨義可得聞歟豈勢足運掉者必振作時際機會者當進取歟抑國勢尊安宜乘之以隆治化天時幸遇貴因之以明政刑歟帝王以道德為安强仁義為表制所以成天下之大務而濟天下之大業者其乘勢待時可得而考歟三代以降勢得則知用勢而不

知持勢時至則務乘時而不務因時漢武襲文景之富厚窮征漠北竟不得匈奴要領唐太矜仁義之旣效黷武遼東終不能制蕞爾小戎時勢果可恃歟下逮東晉不知幾乘勢幾遇時也即其大者言之石虎就斃北方響應歸附者至二十餘萬彭城之甲非赤手捕蛟也胡為不能復青氊之舊歟苻堅敗衂秦人震駭慕容饑鷹欲搏草木皆兵非無虞即鹿也胡為不能乘破竹之勢歟或曰漢唐時未至東晉勢不足誠然歟恭惟我國家

繼軌堯舜度越漢唐不謂山河半淪於兵燹車駕中隅
於鷰鴻勢類晉而持勢不似晉時類晉而乘時不效晉
高宗皇帝不以敵人退遯為可喜而必大作其規模不
以敵人内亂為可賀而益自治以待其釁孝宗皇帝不
以敵人請和為可幸而因之以興起治功不以北書既
遣為已安而必乘之以措置邊防聖謨神算前後一心
法深得孟子乘勢待時之旨矣而披圖日勤輿議未快
抑何歟迺者皇上奮發乾剛聿新渙號謂宗社付託人

心繫望者國本也而進封有詔則天下之大勢定矣謂佐天子式百辟撫四夷者宰相也而揆位得人則朝廷之重勢尊矣謂整六師守長城折遐衝者閫帥也而錫命有加則邊陲之勝勢張矣外馬淮瀆執訊而維揚之勢九鼎矣唐鄧歸附而荆楚之勢磐石矣雲南獻捷而坤維之勢金湯矣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非此之謂歟中國每患寇敵之合從令彼此相殘非天錫我可為之時乎淮堧苦哨騎之突㒧今虎狼頓挫非天假我圖維之

時乎井絡憂雲南之斡腹令鯨鯢掃蕩非天與我整暇之時乎棗紅而塵不驚淮浦可以鋪截矣河氷而馬不渡江漢可以立武矣隴雪而吠不警蜀口可以耕戰矣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非此之謂歟廷紳建言謂復襄陽以移北軍之屯復漢中以藥西軍之病誠投機之會而當其可之時也伊欲作荊楚之甲以向宛洛或者謂單于入保漢慮方深其然歟將益州之衆以趨漢中或者謂魏雖斂戍氷合復來又然歟需待者曰華泰廢而蓄

積缺盍懲指麥之失而峙糗糧杕杜廢而師衆缺盍戒亡具之戰而整師旅出車廢而功力缺盍思單弱之虞而長人民君子舍之易戒以止綢繆牖户斯足矣可信歟夬決者曰生聚教訓以待勢也勢得弗乘力豈加强愛日惜分以俟時也時至弗圖機難再得一旅可以祀夏五千可以興越義租可以入關田禽利執易言乎動師武臣力斯往矣可從歟夫瑟縮於擲不容輕而安艮之止則蔡太常非時賢所及之語為可恥奮發於時不

可失而法豫之動則王義之憂重於喜之言為可畏諸君審識事勢練達時幾其參酌古今著為成說以輔國家閒暇之所當講明有司將以復於上

乾隆御覽之寶